

《清華八》〈攝命〉字跡研究^{*}

李松儒

（長春）吉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

摘 要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八冊）》發表了八篇竹書，其中〈攝命〉與《清華五》〈厚父〉兩篇竹簡，是由同一抄手所寫，本文將對〈攝命〉這篇竹簡的形制、書寫及編聯做以全面的研究。

關鍵詞：清華簡、攝命、厚父、字跡

^{*} 本文受到二〇一七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戰國秦漢三國簡帛字跡研究」（17BYY210）的資助。

Study on the handwriting of “She Ming” of Tsinghua Bamboo Slips

Li Song-ru

(Changch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of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wo texts, “She Ming” published in the fifth volu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bamboo slips collected in Tsinghua University, “She Ming” and “Hou Fu” were written by the same transcriber. This paper will mak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shape and handwriting of this text for further explanation.

Key words: Tsinghua Bamboo Slips, “She Ming”, “Hou Fu”, handwriting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八冊）》公布了〈攝命〉〈邦家之政〉〈邦家處位〉〈治邦之道〉〈心是調中〉〈天下之道〉〈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虞夏殷周之治〉八篇竹書。其中〈攝命〉的抄手與《清華五》〈厚父〉為同一抄手，¹〈心是調中〉與《清華四》〈筮法〉、《清華六》〈子產〉為同一抄手所寫；²〈天下之道〉〈八氣五味五祀五行之屬〉〈虞夏殷周之治〉三篇與〈皇門〉〈鄭武夫人規孺子〉等篇為同一抄手；〈邦家之政〉〈邦家處位〉〈治邦之道〉三篇分別為不同的三個抄手所寫。³我們曾對〈厚父〉的字跡特徵進行過描述，⁴本文將〈攝命〉與〈厚父〉字跡進行對比，並從竹簡形制、字跡特徵、竹簡編聯等角度對〈攝命〉進行研究。

一 竹簡形制及文字布局

〈厚父〉全篇有十三支竹簡，完簡長約四十四釐米，簡寬〇點六釐米，兩端平齊，三道編繩，簡1上下兩端殘缺，其他各支簡皆為完簡，簡背有劃痕，簡背竹節處有表示次序的編號，末簡13背有篇題。

〈攝命〉全篇共三十二支竹簡，完簡長約四十五釐米，寬約〇點六釐米，兩端平齊，三道編繩，全篇除簡3、25、29內容略有殘缺，其他基本完整，簡背有劃痕，簡背竹節處有表示次序的編號，無篇題。

〈厚父〉與〈攝命〉兩篇竹簡形制見表一：

¹ 有關〈攝命〉與〈厚父〉為同一書手的觀點由筆者提出，參見王寧：〈清華簡八〈攝命〉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子論壇，發表日期：2018年10月8日，「松鼠」21樓發言，發表日期：2018年11月20日。網站：<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2&extra=page%3D1&page=3>。

² 有關〈心是調中〉與〈筮法〉〈子產〉為同一書手的觀點由筆者提出，參見林少平：〈《清華簡八》〈心是調中〉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子論壇，發表日期：2018年11月17日，「松鼠」14樓發言，發表日期：2018年11月20日。網站：<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3&extra=page%3D1&page=2>。

³ 有關〈邦家之政〉〈邦家處位〉〈治邦之道〉三篇分別為不同的三個書手所寫的觀點由筆者提出，參見「ee」：〈清華簡八〈邦家之政〉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子論壇，發表日期：2018年11月17日，「松鼠」15樓發言，發表日期：2018年11月20日。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6&page=2#pid16529>。

⁴ 李松儒：〈清華五字跡研究〉，《簡帛》第十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79-89。

表一：〈厚父〉與〈攝命〉形制表（單位：釐米）

篇名	簡數	介紹 簡長	測量 簡長	簡寬	簡首至 一契	一契至 二契	二契至 三契	三契至 簡尾	劃痕	簡號
厚父	13	44	43.9 ⁵	0.6	1.2	20.1	21.5	1.2	有	無
攝命	32	45	45.1 ⁶	0.6	1.2	21.5	21.2	1.2	有	有

上表可見，兩篇形制並不相同。我們將兩篇各簡據圖版測得的簡長與容字列表於下：

表二：〈厚父〉每簡長度及容字情況

簡號	1	2	3	4	5	6	7
簡長	25.1	43.9	43.8	43.9	43.9	43.9	43.9
容字	21	36	37	38	36	33	33

簡號	8	9	10	11	12	13
簡長	43.9	44.1	44.1	43.8	43.8	43.7
容字	35 ⁷	38 ⁸	38	35	38	41

表三：〈攝命〉每簡長度及容字情況

簡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簡長	45.1	45	39.3	45.3	44.6	45.3	45.2	45.1	45	45.2	45.2
容字	28	29	30	30+2 ⁹	30	30	30	29	28	32	31

⁵ 整理者給出的〈厚父〉完簡長約四十四釐米，並在〈竹簡信息表〉中給出的數據有五支完簡為四十四釐米。本表以簡2為例進行測量所得數據，簡2整理者給出數據也是四十三點九釐米。參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竹簡信息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245。

⁶ 整理者給出的〈攝命〉完簡長約四十五釐米，我們據圖版測量簡5支簡為四十五釐米，有八支簡四十五點二釐米，七支簡為四十五點一釐米。整理者在〈竹簡信息表〉中給出的數據有六支完簡為四十五點一釐米。本表以簡20為例進行測量所得數據。參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竹簡信息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259-260。

⁷ 簡8有一處補文

⁸ 簡9有補文。

⁹ 簡4上有兩字補文，但是在正文兩字之間書寫的，不占正常容字空間。

簡號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簡長	45.2	45.2	45.1	45.2	45.2	44	45.2	45.3	45.1	45.1	45.1
容字	31	31	31	31	31	31	29	30	32	31	30


簡號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簡長	44.9	45	7.3+36.3	45	45	43.7	40.7	45.1	44.9	44.3
容字	32	31	24+5	31	32	30	28	32	12	39



上表可見，〈厚父〉完簡長四十三點九釐米，滿簡容字三十三至三十八字，末簡13滿簡書寫四十一字；〈攝命〉完簡長四十五點一釐米，滿簡書寫二十八至三十二字，¹⁰末簡31書寫十二字下篇末結束符號後留白，簡32滿簡書寫三十九字。¹¹兩篇竹書每簡容字較為均等，〈厚父〉較〈攝命〉文字布局更緊湊一些。

二 字跡特徵

由於〈厚父〉較〈攝命〉文字布局更緊湊，〈厚父〉的文字形體也較〈攝命〉扁一些。〈攝命〉文字書寫於一、三編繩間，布局舒朗、書寫工整。運筆特徵方面，側鋒入筆，略有頓壓，橫向筆畫運筆較平穩，筆行至末端略向上行再向右下收鋒，這一特徵是〈攝命〉與〈厚父〉運筆特徵最為一致的一點，如表四所示。

表四：〈厚父〉與〈攝命〉橫畫運筆特徵對比

厚父						
攝命						

〈厚父〉部分橫畫收筆處由右下再向左向回挑收鋒，這種回挑的收鋒方式也是〈厚父〉有別與其他篇字跡的顯著特徵，如「弋」字作，「是」字作.

¹⁰ 簡3下部略殘，應缺三字空間，完簡應有三十三字；簡25中部略殘，應缺一字空間；簡29上部略殘，應缺三字空間，完簡應有三十一字。

¹¹ 整理者已經指出簡32容字較其他簡多的現象。有關簡32的內容與體例有不少學者進行了討論，參看李學勤：〈談清華簡〈攝命〉篇體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8年5月），頁48-49；程浩：〈清華簡〈攝命〉的性質與結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8年5月），頁53-57。

「𠂔」12、「𠂔」字作𠂔³，「我」字作𠂔¹，「咸」字作𠂔²、𠂔⁷等。〈攝命〉中回鋒情況也常有發生，但並不僅是「戈」旁的寫法，但是還主要集中在橫畫的收筆處，如𠂔¹⁵、𠂔²、𠂔⁷、𠂔¹²、𠂔³²等。

〈攝命〉豎畫側鋒切入，起筆處多呈現尖首，有時也略有頓壓，提筆收鋒，且筆畫較橫畫纖細，較長的右斜畫起筆處頓壓不明顯，行筆較直，如表五所示。

表五：〈厚父〉與〈攝命〉豎畫與斜畫運筆特徵對比


厚父	𠂔 ⁵	𠂔 ⁵	𠂔 ³	𠂔 ³	𠂔 ³	𠂔 ⁴
攝命	𠂔 ⁴	𠂔 ³	𠂔 ⁵	𠂔 ⁷	𠂔 ⁵	𠂔 ²⁹

〈攝命〉與〈厚父〉的筆畫運向大多一致，如上舉斜畫與垂直方向所成的角度即是其表現之一，尤其是折筆與弧筆所形成的的角度，如表六所示。

表六：〈厚父〉與〈攝命〉折筆與弧筆特徵對比

厚父	𠂔 ⁵	𠂔 ⁹	𠂔 ¹¹	𠂔 ³	𠂔 ⁴	𠂔 ²
攝命	𠂔 ⁵	𠂔 ¹	𠂔 ²	𠂔 ¹⁰	𠂔 ⁵	𠂔 ²

以往「之」字考察書手筆畫搭配特徵的典型字，在〈攝命〉中表現較為穩定，多作𠂔¹⁹形。不過〈厚父〉中「之」字各個筆畫搭配位置並不規律，我們將「之」字四個筆畫及交接處命名，〈厚父〉中「之」字的各寫法可參照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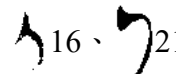
	𠂔 ¹	𠂔 ²	𠂔 ⁴	𠂔 ¹²
---	----------------	----------------	----------------	-----------------

三 文字寫法





(一) 特徵字

我們將一些在其他篇竹簡出現頻率較高的文字在〈攝命〉中的寫法列出：

表七：〈攝命〉特徵字

之	于	女	畢	民	人
 19	 5	 8	 17	 7	 16、7 21

若	弗	余	則	虍	為
 2	 1	 1	 12	 32	 31

〈攝命〉與〈厚父〉許多文字寫法是一致的，一些是相近的，如〈厚父〉「其」字寫作 5形，以往戰國簡中「其」字常寫作「元」，寫成「其」字較為少見，〈攝命〉中「其」字作 4形。再如〈厚父〉與〈攝命〉中表示「威嚴」、「畏懼」等意的字寫法一致，分別寫作 (〈厚父〉3) 與 (〈攝命〉9) 形。¹²兩篇文字寫法一致的例子很多，這裏不一一舉出。其他寫法相近的文字主要是字部的增減或者不同造成的，如下：

表八：〈厚父〉與〈攝命〉文字寫法差異

	夕	今	命	是	則
厚父	 3	 1	 2、  6	 12	 4
攝命	 1	 3	 5、  24	 20	 12

	若	民	廼	或	引
厚父	 3	 3	 3、  6	 4	 11

¹² 該字形應隸定為「鬼」，整理者將〈厚父〉中該字形隸定為「畏」，在〈攝命〉中隸定為「鬼」。參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厚父〉釋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10；〈〈厚父〉注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頁112；〈字形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頁206；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攝命〉釋文〉，《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10；〈〈攝命〉注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頁114；〈字形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頁215。

攝命	 2	 7	 14	 12	 24
	劼	智	欽	執	{教}
厚父	 1	 3	 7	 5	 9
攝命	 1	 20、  19	 7	 15	 25

通過上表對比可見，〈攝命〉與〈厚父〉這些寫法略有差異的文字書寫形態是一致的，每個筆畫的運筆特徵及搭配也是十分一致。

〈攝命〉中「能」、「為」等字的寫法比較特殊，〈厚父〉中「為」、「彝」、「我」等字寫法也是比較特殊的，¹³我們將這些字對比如下：

表九：〈厚父〉與〈攝命〉特徵字寫法對比

	能	為	彝	我	義
厚父	 2	 2	 6	 1	 13
攝命	 6	 31	 20	 2	 26

上舉〈厚父〉中「義」字中的「我」部寫法是常見的，〈攝命〉中「我」字寫法僅舉一例，其他將在下文中舉出。



文字寫法的對比並不是判斷抄手為同一性的唯一標準，在運筆特徵一致的前提下，文字寫法的差異影響不了字跡同一性的判斷，這在以往發佈的竹簡中屢見不鮮。〈厚父〉中「彝」、「我」等寫法過去未見，但是作為與其同一書手所寫的〈攝命〉篇中，「彝」、「我」兩個字是楚文字中較為常見的寫法，而「為」、「能」兩個字寫法是罕見的。









（二）一字多形








〈攝命〉同一個字有不同寫法的現象常見，大多是變換字部形成的，如：

¹³ 「我」字的考釋參賈連翔：〈釋〈厚父〉中的「我」字〉，《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370-373。

表十：〈攝命〉中的一字多形

	辟	義	克
厚父	 8	 13	 6
攝命	 17、  19	 17、  26	 20、  25

	苟	爵	宥、宥
厚父	 9 ¹⁴	 1	—
攝命	 5、  30	 18、  26	 2、  8



	我	朋
攝命	 2、  11、  16、  26	 16、  16、  27

(三) 數字寫法

〈攝命〉中有表示 {一}、{四}、{九} 的數字，這些數字的寫法及所在位置見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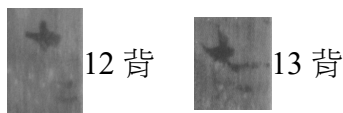
表十一：〈攝命〉數字寫法

{一}	{四}			{九}
 1	 2	 4	 7	 32
1、11、13（兩處）、 26、27、31	2	4	7	32

¹⁴ 〈厚父〉中「苟」字與〈攝命〉中「敬」字「苟」部寫法不同，不過〈封許之命〉簡3「苟」字作形，簡8「敬」字作形，相同書手所寫字部也有不同。

〈攝命〉每簡背面竹節處未刮削，上面寫有表示簡序的數字，通過對各簡字跡的分析，可知簡背數字與竹簡正文為同一抄手所寫，簡背數字用筆纖細，但是頓壓痕迹同樣明顯。

王寧根據文意將〈攝命〉簡13與簡12位置進行了互換，他說「懷疑是古代的編簡者將簡12和簡13弄倒了」。¹⁵單育辰通過查驗圖版認為：「簡12背與簡13背似乎都是『十二』，這裏似乎不能排除抄寫者誤寫，或整理者誤認的問題」。¹⁶根據簡背劃痕連貫性看，簡12與13劃痕所在位置排序正常，由於簡序數字是寫在竹節位置上的，此處墨跡也很容易脫落，其他簡序數字也有殘泐的情況，結合以往清華簡多篇出現竹簡編號與劃痕並不完全一致的情況看，簡12是書手誤取，還是未寫錯尚無法確定（見圖一）。



圖一

四 補文與校改

（一）補文

通過文字布局可知〈攝命〉中存在兩處補文，簡4有兩字補文，其布局較為緊湊（見圖二），但是文字結構及運筆特徵與正文無別，故補文書寫者即正文的抄手，補文都是及時補寫進去的。簡30末也存在字間距緊湊的現象，但是文字寬度與正文無別，簡30並非該篇末簡，疑「女」字為補文，下有「母」字，兩字本容易混淆，可能因此漏寫，書寫者又及時發現將「女」字補入，對比其相鄰簡28與簡29即知；並且後補入的「女」字右斜畫較短，對比同簡「母」字及臨簡29「女」字亦可知（見圖三）。〈攝命〉簡6有一處文字較其上下相鄰諸字比較墨色很淡，不像是一起書寫的，更像是修改後補入的（見圖四）。

¹⁵ 參王寧：〈清華簡八〈攝命〉初讀〉，「簡帛」網，發表日期：2018年10月8日，王寧第10樓的發言，發表日期：2018年11月18日。網址：<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4352&page=1>。

¹⁶ 單育辰：〈清華八〈攝命〉釋文商榷〉（未刊稿）。



4

圖二



30



29



28

圖三



6

圖四

(二) 校改

《攝命》中有一個字寫作「𣎵」或「𣎵」，寫法如下：



整理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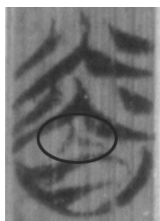
「𣎵」字本篇或從二火作「𣎵」，金文則作「𣎵」、「𣎵」、「𣎵」等形，「𣎵」字下半所謂「自」形當是「𣎵」下一「火」與「口」形相結合的結果，「𣎵」則在「𣎵」基礎上上半復從二火。¹⁷

《字形表》中將簡10、22、23例隸定為「𣎵」，簡10字形隸定為「𣎵」，¹⁸該字下面的字部多寫作「自」形，仔細查看簡23上該字寫法，應該是原本寫作

¹⁷ 馬楠：《〈攝命〉注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13。此字考釋又可參陳斯鵬：《舊釋「𣎵」字及相關問題新解》，《文史》第4輯（2019年12月），頁5-18。

¹⁸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字形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218。

「日」形，後補筆改成「自」形（見圖五），而簡22上該字未作修改應隸定作「𣎵」。我們認為僅就〈攝命〉一篇來說，該書手對此字的書寫習慣還是从二火从自的。



圖五

五 標識符號

〈攝命〉全文有重文符號及篇末結束的符號，無合文、句讀符號。其中重文共十五處，分別位於簡6（兩處）、8（兩處）、9、10、11、19、21、22、23、24（三處）、25（兩處）上。簡31表文末結束的符號作 𠂇形，簡32表文末結束的符號作 𠂇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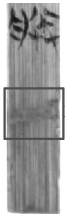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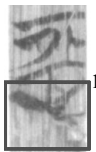

六 編聯

〈攝命〉全篇三十二支竹簡僅一個竹節，簡背竹節處有表示簡序的數字。全篇使用了兩種不同形制的竹簡，簡1-21為一組，簡22-32為另一組。

〈攝命〉所使用竹簡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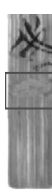











	竹簡A	竹簡B
簡數	1-21，21支	22-32，11支
劃痕形態	1→2→3→4→5→6→7→8→9→10→11→12→13 →14→15→16→17→18→19→20→21 對角型劃痕，簡20、21上多出一道	22→23→24→25→26→27 →28→29→30→31 32未見劃痕一道劃痕

〈攝命〉竹簡契口在右側，從簡13、17第二契口上有字被編繩遮蓋的痕迹看，應是先寫後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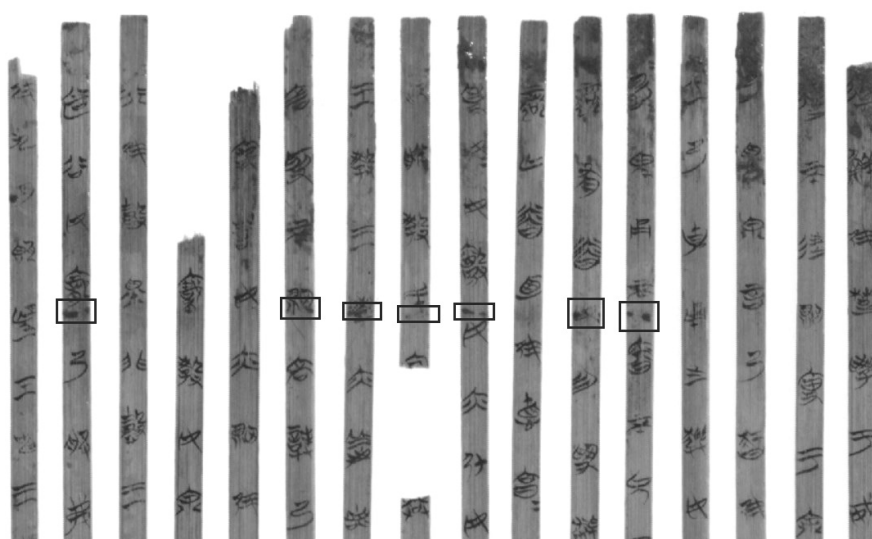
契口形態	編痕	
		

〈攝命〉一些竹簡契口附近呈現出兩股或兩道編繩的痕跡，如簡4、7、8、9、10第三契口處，簡10第一、二契口處，這些地方均清晰可見兩股編痕；簡11、13第二契口下多出的編痕壓到了文字，第三契口下也多出一道編痕，簡31第一、二契口上，簡32第三契口下都多出一道編痕，我們將〈攝命〉竹簡上各段編痕能明顯看出是兩股或兩道編繩的地方列出，如下：

〈攝命〉竹簡契口處存編痕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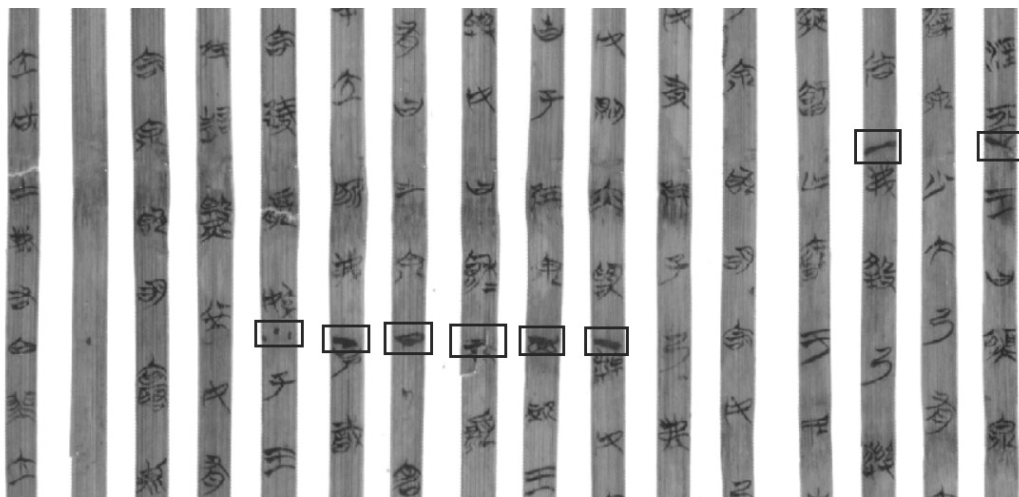
												
4	7	8	9	10	10	11	11	13	13	31	31	32

〈攝命〉簡21、22、24-27、31第一契口下約五釐米處有明顯編痕，如下圖：



圖六：〈攝命〉簡17-31上段契口外編痕

〈攝命〉簡17、19、23-28第二契口下約3.3釐米處有明顯編痕，如下圖：



圖七：〈攝命〉簡17-31中段契口外編痕

〈攝命〉簡31、32作為全篇最末兩支竹簡出現多股編痕的情況常見，應該是多餘編繩纏繞造成，簡11、13第二契口下附近位置，〈攝命〉簡21、22、24-27、31第一契口下約五釐米處，簡17、19、23-28第二契口下約三點三釐米處，這些多出的編痕甚至已經壓到文字，又不完全連貫，這種情況在清華簡中常見。¹⁹與《繫年》出現的多股編繩不同的是，《繫年》作為長篇竹簡進行加固是有必要的，而〈攝命〉僅三十二支竹簡也出現了多餘編痕。不過契口外編痕多出現在簡17之後，並且該篇竹簡殘損與污染主要也是集中在簡17之後。若是這些竹簡散亂了，則完全可以在契口處重新編聯，這種多道編繩的情況也許是為了加固而增加的多一道編繩，並且這些所謂的加固也只是部分竹簡的加固。

參考文獻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¹⁹ 清華一至八冊中出現多道編痕的篇目有：《清華一》〈尹至〉〈程寤〉；《清華二》〈繫年〉；《清華三》〈說命〉（上、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赤陂之集湯之屋〉；《清華五》〈封許之命〉〈湯處於湯丘〉〈湯在啻門〉〈殷高宗問于三壽〉；《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鄭文公問太伯〉（甲、乙本）〈子儀〉〈管仲〉；《清華七》〈越公其事〉；《清華八》〈攝命〉〈邦家之政〉〈邦家處位〉。

- 李學勤：〈談清華簡〈攝命〉篇體例〉，《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2018年5月，頁48-49。
- 李松儒：〈清華五字跡研究〉，《簡帛》第十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79-89。
- 程 浩：〈清華簡〈攝命〉的性質與結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8年5月，頁53-57。
- 賈連翔：〈釋〈厚父〉中的「我」字〉，《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370-373。
- 陳斯鵬：〈舊釋「𣎵」字及相關問題新解〉，《文史》第4輯，2019年12月，頁5-18。